



吕新吾集

14
514
9

九





514  
9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九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聲浩

詮次

姪孫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姪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塔蔡之真

曾孫

應菊藏板



行狀類

宋莊敏公行狀

萬曆辛卯夏四月 日太宰栗菴宋公卒於位故事  
 六卿之喪曹貳以 聞下禮部議議如令 上報可  
 有殺於舊者有陳 而後予或不子者有請蓋報罷  
 或議議而論也 有公之訃也 天子特諭宗伯  
 若曰 卿忠勤盡瘁 夙殫於厥躬 瞻茲不二  
 心之 典宜從厚 既乃 賜公祭二壇 遣宗伯及  
 行中書省以行 命太常博士護喪歸出 內帑金  
 四百 命中書舍人董璠事尋越級贈太子太保

莊敏蔭一子入太學蓋備 興數恩往事所無二不  
 年冬某宜政在秦公之子治沢以公行實來且簡某  
 云先子報 承明直棄不肖孤念厥罔極敢不敬慎  
 以襄大 惟是墓門之石當有一言以告來代先子  
 故知公嘗曰呂君 則狀知已者非知已莫能狀  
 也往歲公之喪過寧陵某臥病不能哭尋入關不及  
 為公役備得操觚揚盛美亦一役也何敢辭公名繼  
 字 以嘉靖壬午正月五日生不類兒寡嬉戲  
 六歲時誦塾請讀書不弄辭兒相率為弄公誦習自  
 若也十歲學乃大成補郡庠弟子負同事者以獨錄



請公曰崇儒以寬力役是在有司請傷耻無請同專  
者愧服母斬夫人蚤卒事繼母郭如母郭無所生志  
其非所生也郭卒繼者劉氏司農公亡劉難事人爲  
公難公稱易事云壬子公舉於鄉公素修鄉行達於  
鄰邑明年癸丑祔賊寇陷離陽有火公之門者師  
止之曰宋舉人賢也此舍闕之皆避匿公家全活  
者甚衆丙子登第南宮是年春劉卒公奔喪如禮輯  
四禮畧 賜進士授永平府推官尋署遵化縣事  
遵化自俺答蹂躪後逃亡幾半公拊在招流清淳蘇  
困所著有編審事宜民隱犁然公嘗謂其平生得力

處全在遵化令某不署邑終此身只理會得刑名一  
事耳彼爲令者乃虛度此官後來無受用處豈不悲  
夫公三 理案視情罪視法不希常事者意指當  
事者不謂律也稱公平壬戌徵外吏爲臺省部公授  
山東道監察御史 公承平日艾老遮道泣乞爰爲以  
留蓋司理所未 云甲子公按關西條上言事至今  
以爲開法司理監會書官用等以傳奉監十二團營  
公疏謂不聞於上雖不報中貴肅然憚之乙丑按應  
天應天畿輔法網當疎公持三尺惟謹卽貴近不敢  
予以私正祀典均田賦築封岸定役法嚴驛傳表忠



節愆貪殘精實職慎倉庫諸豪敢吏斂手奉法而祭  
良軀靡然直指察吏治郡邑長不法彈文下吏議矣  
所彈者衆然不聞公行部第其殿最列賢不肖狀襁  
於通衢吏民莫不懾服丁卯虜屠石州三晉戒嚴關  
吏捕 七十有一人法當梟旣得請矣戊辰公按山  
西轉是獄內漢 虜虜追脅者三十有二人召其父  
母妻子歸 相持各勸與公上其寃狀請詔釋之戒  
監司以 遠謁謁者以公事至謝弗見顧甄別群  
吏得失見者不如也公巡上黨襄垣令道見言襄垣  
賊甲而比當賊間爲費幾何不對公曰爾邑金如許

米粟如許壯丁如許今歲報火傷如許可動家乎令  
初無成議故不悉公爲悉歸而得工刀具如公語乃  
媿服不果戒課吏治令各條所職問出袖中事雜問  
之百司業 勤官不敢飾對言多達宦公無所說遺  
惟同年某者早卒而婦子貧公造廬拜其遺像予以  
十金亦未嘗爲人建一坊第嘗曰富者無所事益賢  
者不愛人益吾不以財辱君子豈相薄耶是無撫言  
者冢宰孟山楊公公之還於朝也楊公聽以蒲舞價  
不滿五千公發之陽曲行且不取而去蓋嘗兩院交  
際僅僅如此公又受而不有古道哉可爲世訓矣名



捕大猾逮治人謂不寬卽所捕無稱寬者古皇華遣  
使首重咨諏御史以察官各訪胡可廢不責失聽之  
誣乃罷訪以恣豪暴廢食何噎之有山東劉憲副魯  
誥余云公按山西時魯爲平陽司理有巡察某欲悅  
公者飾美男說嬖待公於圃公叱使去明日逐之竟  
不言其嚴正不苛如此隆慶庚午陞順天府丞是歲  
貢舉於鄉公司費部人無所費也知永貢舉狀尋陞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南萬國咽喉冠蓋傾市公  
不饒民以悅客諸送迎具一從簡質行者亦不告病  
有進士某者過真陽驛得稱虐公劾之除日降授自

是驛傳蕭然無敢虐者路兵巡徼因而爲劫衛士多  
夷種獷悍爲常徃不敢問公筆殺之二三軍始戢奇兵  
管軍需六郡供焉軍失額歲歲供如額積一年食公  
減六郡一歲供省三萬餘金卽公克私賣雜復問有  
無哉紫劑畿輔重鎮故事春秋兩防大將編衛帥士  
馬八千有奇駐易水諸處聽應援客兵所費歲不減  
數萬公曰虜安在我乃以兵耗食躬儉至而師出永  
募也 請無遺第練習以待緩急大司農自是務省  
壬申公引疾求去意甚堅 上惜之詔以痊日起用  
公家居不謁有司不染俗尚雅好屬書及古器物妙



聖名翰松菴池館之樂鎮日齋居校輯甚富性誠直  
善解紛獄有公庭不能決者里人求直于公一言而  
息又論以禮讓鄙人化之朱守勲者以誣坐死公見  
讞者語次輒爲所讞者實公言釋守勲尙不誣卽所  
親坐死乃公一不爲乎商丘舊無志志自公始持正  
核其人謂且筆公少失恃兄嫂撫之事其兄醫士公  
某謹醫士公亦其友愛終其身無間言治家嚴而有  
恩無內變自爲孤撫時妻子不携携三五僮僕以後  
髮篋蕭然至於重祠墓睦嫻族隆師友慎嫁娶皆足  
爲世師表萬曆癸未詔起公仍撫保定公疏辭不

得值年饑公入境日問民艱先賑貸而後聞二千石  
不可公曰俟得請少予半溝壑矣尋陞南京戶部右  
侍郎總督糧儲條令所司出納惟時惟允署工部有  
請興作者輒報罷曰舊饑陋弊無庸新爲也蓋牟利  
者借名而公陰折之云甲申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倉  
場歲入四百萬石金亦齋是蓋海內民力軍國命脉  
公實司之顧中外姦蠹如山不可革剔弊者如蘆沙  
遂不言革公憂時體國恤軍惠民改議軍條舉所宜  
行不問弊弊自息止漕法運舟漂沈運官軍償米降  
罰有差有當償萬石者公閱之改京運於通京省諸



耗費又令登歸存所贖以代償至今遂爲良法有郎  
曹侯公於聽事見一生布衣毛襪提蓮囊掩面而入  
問左右云長公子也家童侍客無長衣藍襦白裳狀  
如田夫公家法儉賈工工羈廬全矣丙戌陞戶部尙書  
會燕趙秦晉梁宋齊楚間旱吳越淮揚大水死者枕  
藉於路人相食有食其子或言發礦金公曰此利藪  
也謂甚易塞難或言警衛公曰此弊源也謂甚易塞  
難乃上言四海艱食民不見 天子德澤賙賙思亂  
恐豪傑因以爲藉貽社稷憂請遣使發內帑金行賑  
以示閔念又太倉所積可待五年請留清粟貯徐邳

礪礪清源安德間減糶以平市價厚積以備非常誠  
爲便計 上嘉納之益無歲者三年僅荷不警則公  
主持之力也天師菴草場比惜忽一聚火救者不肯  
前公號召市民驅取者聽須臾草盡而火止設計小  
喪則諸茶皆燼矣河南山東入衛軍調發昌密修築  
土兵皆奴視之備投艱苦死者歲不減千人歸德軍  
公同里也公爲具棺斂運載以歸歲爲常開歸舊食  
山東鹽後以解鹽糶羨改開歸屬焉嘉靖以來解產  
不及額行澆晒不肖有司以鹽惡散民而重斂之又  
私販公行白晝持兵者千百所過剽掠長吏莫敢問



臺省交章議改復甚力格於鹽直指不行今南京兵部尙書袁公巡撫河南復以爲請公從中調停分關歸於山東長廬又償解額二十餘萬自是民不苦商而私販無厚獲販黨漸解梁宋以寧徃見司農大夫談署中事輒傾心嘆服謂公才品器識事事可師某等雖屬曹實弟子行也侍於側聆其論說觀其容止莫不敬而親之不能去己丑改吏部尙書公再辭上不允寵答益優吏部以天官厥職難辭公秉銓之日首塞倖途進退好賢盟志天日政府不以鬪白中貴絕其請托甚有與寧執事可否不苟然諱不修

恩怨釐宿弊瀕陋習嚴詐冒清選法拔淹滯振頽靡審用舍絕私書禁餽遺持國是中外無所幾幸世道駸駸反於本實矣辛卯公以七十引年疏三上 溫旨慰賜夏四月公有疾五乞骸骨 上遣中使來存命大宮致餽復勉留再四不賜還在廷諸臣屬望公疾愈甚懇亦不以賜還請也召其子甫至而卒卒之日朝士無大小識不知莫不悼公曰是夫人之檀而蒼生之庇也世道賴之天胡不爲國家慙還咸涕泗扼腕每讌集輒相向悽惶爲不成權公輻之歸也去家六十里迎者相屬於道工商市井之人輿隸負販



之夫相與持辨香爨楮而哭之計數千人知舊嫗族  
及士大夫無論已嗚呼生榮死哀世如公者幾人公  
終日言無一世俗諺就事因人發明理道聞者如飲  
醇醪莫不心醉歎客無侈設無艷態然由由有至味  
譽世俗之應嫗以校本真公之情固存餘也世  
人談交道謂以結納相推挽不者無為引重公與人  
無一介之施而人不謂薄德無一私之徇而人不謂  
寡合吳越燕晉間士大夫固皆直道莫不極口賢公  
駁駁至太宰無一謗語人患不公若無謂斯民不三  
代者公嘗言某按山西時今少保範溪鄭公兵備略

安某請規範溪謂某正直有餘忠厚似當留意某謂  
今世所少者豈忠厚哉第恐某正直未至安得有餘  
公巡撫保定時人謂猶然直指及為司農冢宰則方  
而不割正直忠厚兩得之矣公之先世為歸德人蓋  
微子所封後人以國為氏公殆其苗裔乎曾祖貴以  
樸謹稱祖瑾父寬能世其德兩世俱贈戶部尚書祖  
母劉氏母靳氏妻朱氏俱贈夫人兄弟三人長照太  
醫院醫士次煦公季也子男二治廩食於庠蔭官生  
娶江陰尉朱朝 女泚以附學蔭恩生娶府學生孫  
東女女二長適州守胡子田子庠生允迪孫男五治



出者材柵枋泐出者杭利枒娶府學生武建極女孫  
女二長適侯處士瑀之子縣學生執中次許字於舉  
人劉應卜之子敏學卜以某年 月 日賜葬於  
嗚呼公之宦業國史能書之鄉行野史能書之其不  
敏不能狀其萬一而銘諸金石者以俟有道之君子

太子太保張震峯行狀

公諱孟男字元嗣世爲開封府中牟縣人始祖簡肅  
公名珪仕元爲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封清河郡侯  
祠於鄉贈祖父義父順皆爲郡侯高祖鵬翼屯留令  
屯留人祀於邑曾祖嵩拾遺金還遺者遺者謝之不

受性孝人謂張孝子云祖繼祖爲周府典膳覽西華  
通負之租衆賂五百金辭諸優人以乾沒懼罪餽干  
金又辭陞審理副陳生嘉言者以誣坐死且十年矣  
讞者往往狃成案審理白太守言狀竟出之卒以德  
祀於鄉父文教冠郡諸生倜儻重氣節從弟懷瑁以  
豪宗坐罪冒險危釋之累世樹德餘報弗食則公世  
澤所從來矣公生於嘉靖甲午二月二十六日幼沈  
雅在兒中不類兒也稍長讀書禪室由蔡河蔡河荒  
僻多鬼物黠而侮人公偶晦夜歸煌煌若有物前導  
公無怖也而鬼顧怖公自後無靈響矣辛酉舉於鄉



丁外艱乙丑登進士第授廣平府推官佐六察課吏  
決獄所至六察也公靜重不爲烜赫顧覈吏獨精嚴  
鞠訊明允情法兩平戊辰以臺省缺貢公行取在高  
等故事行取者辭兩院兩院飯別不同日公辭值同  
日撫院先召入坐移日按院遲不至比出而門已閉  
矣怒謝不見明日投訂當事者除目下陞漢中府同  
知聞者駭之已巳陞順天府治中明年陞刑部貢外  
郎尋改禮部又明年改尚寶司丞輿論始快云是年  
新鄭高公再起相 聖眷日隆相國夫人公之父之  
同母妹也諸附炎者數因公求知相國相國門庭顧

無公之跡也每正旦壽辰叩中消拜姑於戶外一問  
寒暄值相國者則揖不直不候也公謁則旅進退不  
交一私語相國謂疎已也銜之爲符郎五年不調癸  
酉今 上御極相國以當輔陳新政六事 上震怒  
禍且不測一時趨附者皆避匿不敢投一名紙公獨  
入其室爲治裝山出骨肉相國乃執手歎服曰今而  
後知子不可及也吾實媿子公曰姑丈何見之晚耶  
悖直信心必有今日某非敢自全正以爲今日耳江  
陵秉政罷一切新鄭人賢公欲驟用公以謝人言一  
歲二遷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公不近江陵如新鄭時



去德齋文集  
江陵謂市重也銜之六年不調江陵敗乃陞本寺卿  
當事者愈益賢之癸未陞南太常寺卿尋陞南大理  
寺卿南工部侍郎皆歲一遷丙戌改工部侍郎掌通  
政司事通政王疏達不達則壅盡達則濫是時豪無  
賴口爲黑白以法爲市訟牒日數百紙一事株引十  
數人小民一挂名累月不結結無一錢事寧家已無  
家矣公嚴究弗與通通者十一一事見知不得過二  
人皆與摘發數月後日十餘紙踰年日三二紙自是  
柔良小民始必其命矣闈宦日請托公發其奸狀弗  
許大瑞挾勢以請亦弗許始群怒久之知公之持正

也無可羨斐乃相與讐服云丁亥戊子間 上視朝  
漸稀通政司上起數不報章奏格不行公上疏畧曰  
祖宗朝日每御門本司官日取數事請 上裁決又  
諸奏章不論官民除起數外不時封進急者旦夕發  
緩三二日發率以爲常 陛下不御門且數月矣無  
論而決即章奏起數日纔兩事耳臣面讀節畧 陛  
下官付所部纔兩聲耳計其甚勞臣每當朝先一夕  
齋心凝思以待奏對輒聞傳免之 命政莫能通聞  
隔孰甚今四方奏恒賜赤地餓殍填溝每封進不  
賜批答卽欲蠲恤其道無繇又如廣東八翟繩祖訟



去德齋文集  
舊巡撫李材功上蔡人喜彥科保知縣曹世卿賢兵  
馬司已繫其人矣候命日久不 賜批發使其人果  
詐耶當明治歎罔懲此德之風果實耶當俯順下情  
暢壅閼之氣若秉公向義之民久罹禁錮所謂許諸  
人直言無隱者自是將緘口裹足不復向 闕矣脫  
有重大事機密事地方不與聞者其誰敢聞惟 陛  
下留意已丑改刑部右侍郎陞戶部左侍郎庚寅陞  
南京工部尚書時南儲置之辛卯改南京戶部尚書  
自庚申變後南軍益驕橫節不踰時數必盈銖而司  
農無權郡縣偃蹇不奉法額日以誦公上請以總督

侍郎加憲職得劾奏通負吏兩年之間數浮舊科四  
萬有奇又郎署五差各有美惡生趨避心公以先後  
同以勞逸序所部謂公嚴不悅會有求多於公者公  
不辨數以病乞休乃得歸歸起用之 旨益壬辰五  
月也丁酉南戶部缺尚書冢宰難其人會曰是惟有  
張司農乃再起元官公辭不得 命先是西夏東倭  
播州相繼告變歲有軍旅之役公私皆殫竭莫知所  
措 上用言者議借高度支數十萬遂不復償公曰  
經費也無羨不償安所取給待償何濟目前乃行還  
商法錢貨相權官不得箕歛以病民商不得牟利以



病國三年而食足又二年而用益饒故事戶部建倉  
厥皆取料於工部公檢竹木席棧變價及罰贖二千  
餘兩修葺之又創府庫左倉三厥工部不知也人以  
是服公廉倉場諸費故多名皆倚辦於積羨司度因  
之溢羨焉公曰不節何極諸所稱筵會送迎酌贈汰  
其十七不可已者從儉南中化之皆儉焉公私諸役  
藉者公家者一人事事十人食食公爾其必不可省  
者餘悉裁之怨弗恤也人以是服公毅廩度虧耗守  
者以侵漁抵法公核其無罪者脫之人以是服公仁  
糧儲之苦三鱗次而入則納者苦遲買魚而出則支

者苦壅出入守一鍵則官吏苦繁猥公曰所貴實倉  
以積貯耳南儲無歲陳安用常格以滋底滯請分水  
次與倉糧雜支人以是服公之綜理微密尙書再報  
滿加太子少保大父父累贈如其官祖母姜氏母徐  
氏累贈夫人自癸卯升年以後數乞骸骨數 溫爾  
丙午五月上遺表請首在 上報曰儲儲之正需  
綜理卿宜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以咨來而公薨已  
十七日矣蓋五月二十一日也計聞 上賜祭四壇  
贈太子太保工部以恤請遣中舍歸子觀營墓焉公  
貌清倉古勁氣下而語溫麗然若不勝衣而光霽焉



質清和成而見者莫不傾心至道義所彌即不形於辭色而巖巖屹屹確乎其不可奪性孝友仲父無後有外孫一人李父子一人皆貧公視之猶父也兄弟若同胞外孫若同產子妹一人嫁而卒視其夫與妹在嗣宗族姻黨多所周恤公卽不足不令所聞者知也曰無使有媿色塞再且師之子王生家貧公收而衣食之終其身請厚德類若此世宗南幸時兩院繼諸郡邑以運車協午道供役中卒與焉事已不歸邑人莫之謂也公曰協役名也不歸何名見當事者白之車乃還河上之役歲歲苦民公極力請蠲減所

寬不止分邑人立祠生事之公八歲母徐夫人歿繼母趙氏之公貴趙於例不得恩公終身為慟每祭加一豆焉趙之慈勿問而公之事繼母也可以敦薄俗矣娶祝氏封孺人累贈夫人生於嘉靖辛卯十一月卒於萬曆甲戌十一月張禮卿王陽爲之誌不具述子男三民望官生娶朱氏繼母氏民表舉人娶和氏祝出民燦娶田氏魏出賀來王出女六一嫁諸生牛應謙一嫁舉人侯應瑜祝出一嫁諸生朱民俊一字諸生崔繼王出一嫁諸生楊士龍魏出一尙幼劉出孫男三允元娶耿氏允亨娶薛氏允同聘冉氏女



去仙齋文集  
四一嫁監生劉興詩嫁李向陽一嫁楊勝祖一字指揮  
應襲白啟承曾孫男二女二俱幼卜于萬曆二十六年  
九月九日墓在縣城東五里蓼丘之原嘉靖辛酉  
余與公同舉於鄉卽有分外契知卽四十五年矣公  
質任自然不矜飾無遊言無俗韻無所驚駭無所覲  
羨居朴素之室服澣濯之衣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覲  
顏者生愛接膝者傾心益資性固然非造詣之力也  
嘗與余論居官之要曰本分之內毫無欠缺本分之  
外毫無沾染有後進生抵掌談時事公笑而不答問  
之公曰待君到手時毅然不肯放過匪然做得妥貼

此是抱負有實際處無庸偶聞瞥見便沾喜也余嘗  
以爲名言夫典衣典冠各慎攸同一不侵職不瀦職一  
世之才自足一世用庶績有不奏理者乎公謹厚似  
安世執持似釋之澹靜冲夷似季鷹深沉有識似乖  
崖余不佞敢撫其大都告乘 國史者

傳類

侯中丞傳

都御史侯公者名于趙字宗度大梁杞人也三歲而  
孤母封太夫人楊氏鞠而教之公幼警敏事母以孝  
聞嘉靖辛酉舉於鄉乙丑登進士第授平陽府推官



平陽稱理推官不專郡太原澤潞所至皆稱理陞戶部主事推河西稅稅贏故事報部不十一公悉報之宿弊一清還部日司農大稱賞隆慶初監兌江北未報命改兵科給事中先是漕後時呂梁六月有運舟或後時自兌運乃設郎署監之郎署輕在浙直者尤輕公請改江北運於臺察武臣利紹符不利督運營督運者皆貧無賴以漕爲市公請衛官更番行又萬艘不及額舟多併載私携者多附載緣是右乾沒有覆溺八請補舟額核私附又十三總在燕留難愆期且遲新兌公請押空不得踰年言甚切詔從之

自是過洪以四月聞災異求言公敷五事曰編審過濫曰免役過濫曰馳驛過濫曰供張過濫曰勢要侵奪過濫纏纏千百言多涉貴近語在奏議中上悉允行之今上登極早步禱郊壇大雨明年又旱雩不應公曰天意斷可識矣上修省之實疏儘朝審上寬恤疏尋陞兵科給事申上近倍招權恣肆疏乙亥陞工科都給事中武清伯帝舅也請二萬金營生贖上予之公曰不可錫予無制則驕肆易生恩寵過極則請求難繼武清何厭畱口實以倍戚日則後之爲武清者又何厭濫請非所以自愛過予



非所以愛之長歟望風開僥倖路臣愚竊以為憂疏  
上人爲公危 上知公不從亦不罪也漕藉黃河爲  
利而病其壅歲勤疏濬東有加口漕臣欲開泲以避  
黃政府王之公抗疏云臣知泲河必不可開議  
者必以爲可請遣重臣往勘之 上曰爾往公既勘  
乃繪圖爲疏其畧曰漕之不可無黃也藉賜胃之不  
可無飲食也治黃卽所以治漕議者欲自漕河以北  
長鎮以南開六百里以遠黃功須數歲費須數百  
萬金亡論動數十萬災傷民俸成敗不可知之功以  
搖衆心亦亡論使黃之決也止於徐邳漕之通也無

藉於黃則議者誠爲便計萬一河決淮揚則南無漕  
矣河決豐沛則北無漕矣卽泲獨流通將安用之開  
泲必開性義嶺馬陵山往黃之入昭陽湖建甌而東  
也恃有性義性義開則黃必直突往黃之泛溢善臺  
電蚌等湖也勢可稽天恃有馬陵馬陵開則黃必側  
流且使直河至清河二三百餘里逼近黃河其勢易侵  
長城抵侯家灣等處巨口石礎偏其勢難鑿臣借著  
有圖惟 聖明財幸疏上政府不悅 上是公言泲  
河之議竟寢是歲也詔採木又遣中官織造公執奏  
者再四而銜公者謂公多言矣陞江西參政嶺以北



馴服政教徒得之風頓息二年陞湖廣按察使讞獄  
廉平執三尺不爽毫髮歲餘陞右布政使署左翰解  
金穀無毫羨無宿留月餘頌聲大起當是時江陵執  
政八官其望三年間魏都絕乃士民無間言江陵亦  
難重之辛巳陞山西左布政使至則 詔均田先是  
豪猾朋奸論愈清詭隱愈甚公爲綜核法精而嚴狐  
鼠斂跡計上大司農類聚嚴省直獨最晉謂尤得畫云  
壬午鄉舉士故事奢其費無量公曰計費者以無餘  
無欠爲良法惜費者以濫取濫予爲大蠹取士以爲  
民也秋闈終始二晉驟煩竣日器用席幃竹木等料

頒賜請乞一切蕩然再比再征諸郡邑敢不供命而  
物力告訕矣公乃籍今歲辦侍諸場屋命有司典之  
如金穀例不加法者坐之再比補不足又再比無不  
足新舊相完而郡邑不知有比年矣是舉也三歲省  
萬餘而民不告勞矣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山西賦重歲通常十數萬計曹下帶徵法新舊  
通變而舊通常倍於新甚者二之不滿數者謂有差  
甚者罷爲民公上疏其畧曰兩稅視地地瘠又兩賜  
愆期者比歲民卽好義如地何催科視民民貧又流  
移荒蕪者連阡吏卽奉法如民何夫病者之未病也



負粟釜病則力不勝釜矣而又益之瘦能不仆乎是以瘦失釜也將斗之勞勝又奈何今之帶徵是已夫見徵猶通而又帶之是驅之逃也無民地孰與耕不耕賦從何出臣以爲寬帶徵便臣非寬帶徵也寬帶徵所以嚴見徵也求多而益之少不如求少而益之多也臣聞有司疾首告臣曰無祿下吏自家食時已罄俸級矣臣愕然曰何謂曰下吏蒞官未歲耳而以三年舊通治罪不已甚乎臣聞而悲之夫富貴利達世所重也自非大賢豪孰肯爲蒼生擠一去彼以爲吾何愛鞭肉筆骨之無益也臣嘗行部環跪者盈郊

哭曰視田視田八口不須論殫所入能足今歲之額耶臣亦爲之掩淚臣以爲降罰之令宜寬臣非寬吏以寬民也寬民乃所以足稅也寬民則逃移可復逃移復則宿莽可畚歲計不足歲歲計則有餘 國家奈何不悉於一歲而棄此歲歲乎臣願舊通一切罷罪舊通之官之令亦一切罷皆自今年始咸與維新儻猶遺耶併以罪臣願罷斥臣無恨疏上減五之一歲饑吉隰石樓間結聚剽掠甚衆獲者數十人謂首皆以頭搶地泣曰饑甚無以自存活偶聚村墮乞旦夕之命相顧且不知爲誰又安知首公以付吏命之



日掠所獲有多寡首多獲者多獲者多首最多獲者  
餘無間當是時邀定亂名羣骨立之民而勦之亦貪  
功者所必藉而公竟以兩人聞且曰未操刃未執縛  
主人未劫金帛 子女此兩人者無當於死刑 命  
下竟長繫以緩之寧武軍丁以借餉集數百人舉馭  
闕監軍門毀其列戟聲徹以內監軍宣諭之弗退也  
報至公怒曰軍士以死命博升斗粟而後時弗給又  
張其罪以誣之司計吏可誅也且寧武軍馴安得譁  
稱譁者妄耳以而遣之軍士舉手加額曰我等有天  
矣乃散去公如下令曰通聞三關將吏皆狀爾軍士

罪聲且上 聞始知若坐可譁矣且以 朝廷力盡若  
等而殲之猶几上肉所念首事者一二人耳而三軍  
受其名善長何罪第自言首難爲誰我且爲首難者  
地况女善長吾安忍濫及公耶僉曰李現李傑王朝綱  
趙國臣此四人者寔倡有衆且恣亂畧三軍之士有  
往而無言者有不往者有他出者有在室弗與聞者  
惟明公赦其罪公以現等下所司擬以杖公曰杖無  
是罪也惟輕吾不能均重吾不忍乃分別具奏曰由  
西饑饉頻仍餉不及月軍士激於困窮誠非得已但  
哀乞自可矜憐而喧呼近於要挾比年以來士情驕



橫陰懷無上之心陽托虐下之口恩不挾續怨則脫  
中今已難堪後將何極現法輕而情重現當誅若傑  
若朝綱若國臣可從未減 上報可乃斬現以徇餘  
譎遠戍君子謂公達權報至而激則逆謀益堅議法  
而慈則衆志益逞三晉至今無悍卒則癸未之所備  
也自歛貢以來邊民安枕而士馬日羸蓋五患焉筋  
力疲於工作生計困於屯田精壯衰於空乏扣免苦  
於椿朋夷馬病於分給公曰是人也狼麤一起以肝  
腦許 國家而令菜色枵腹驅之版築是自弱也我  
弱虜必乘之乃上言邊患甫寧墩堡之修誠不可廢

臣請三關軍士食木鹽銀一切視宜大有如軍多曠  
怠工不堅完罰如今且屯政以實寒也而塞以屯虛  
富者耕無稅之屯貧者徵無屯之稅則既病斲荆棘  
而播之而不入升斗而輒報之稅則又病若之何士  
卒不貧且死也今馬寧兵使有良法矣牛種犁鋤官  
爲借給歲所入寡多悉以予耕者三年還所借又三  
年輸官十一以銛戈矛以飭車馬以調婚喪苦室廬  
及襁褓糗糒之不充者臣請下其法三關不十年而  
荒垣草塞盡變桑田幽谷位崖咸爲井竈計莫便於  
此矣臣又聞養食士千不如養死士百貴精也今士



去儀齊文集  
不爲不多矣然而弗精者無以養精耳臣欲養精不  
求益餉汰老弱者賜之閒簡號捷者而兼其食二  
論一當百卽當三當五以戰以攻所得不啻倍蓰語  
曰束蘆合抱以支垂檐不如徑寸之木議者徂於足  
額而憚於簡軍曰異日行伍不充而戰北誰任其咎  
有如裁冗食以養精也弗效之咎臣請任之營馬計  
十五年一給十五年内以老死者追補有差此太僕  
相沿舊例也三關每年汰駑駘者變價仍扣三月料  
銀別買臙壯此高堂良吏題 准新例也夫馬之失  
牧也宜追格以示罰牧矣而老且病牧人何罪且馬

之給也齒弗齊而老病之年齊齒多者何罪乃請廢  
太僕法一如新例每歲請壯馬而營無瘠軍矣自昔  
御夷有予之實而斬其名者今日互市是已夫以善  
價易病廢之物朝入夕死豈計得失哉實以啗虜而  
借市以借其名耳乃馬一入塞無論老健輒以給軍  
甚者食弁養之以免軍而扣其直是 廟堂計益縮  
而市本藉以取足也是虜以實自封而我以名自病  
也臣請於互市夷馬慎加簡閱堪用者給軍不堪用  
者半直變價其市本短長別爲議處無令責償於士  
卒疏入 上勅所部行之在鎮甫經年 上賜白金



支綺者三蓋知公云明年二月間太夫人訃以歸居  
喪動遵家禮力挽頽風里居十四年書不通貴近事  
不謁有司巷無鳴騶席無歌妓不撓市肆不病里隣  
家那樂其可恃而不厭爲多知舊見其可親而不知  
其貴坦率洞豁見之者伎倆自窮習之者肝膽自照  
豈不休休哉古之大臣與教子重彛倫崇儉質自張  
夫人之棄幃也名族不更娶貴妾不當尊于七人應  
瑞應珂應瓚皆茂才應珩應璋皆太學生應琛應瑜  
皆鄉進士家庭斤斤如也兄弟怡怡如也無嫡庶互  
母其母若一母然公沒家法一稟於應琛應琛友愛

而嚴於禮詳整恢拓大振家聲人謂公有子云呂氏  
坤曰往余與公評仕品於長安公首廉曰廉不足以  
滿仕分設寡廉卽有鴻功駿業且不名人妄論士君  
子哉夫新婦潔身亦等閒事失身矣而曰畏孝我慈  
美惡固不相直也矧以嫻姿態謹蓋藏精女紅勤婦  
職又何屑云云公以萬曆甲申歸自言又八年余撫  
山西前人出納掌記者皆有載籍余暇日一檢涉之  
節儉光明惟公爲最始信公昔論廉固其所不愧者  
也癸未饑公括歲積五十餘萬金抵瀾貸數萬節儉  
之所蓄哉公卒於萬曆丁酉年六十有二訃聞



悼惜之制得祭一壇半墓 上以公有逸園功 賜  
全墓并祭夫人蓋 特典云贊曰易六龍皆有潛見  
公躬歷中外二十年多有表樹可謂見矣余在山西  
聞公視師三關觀風六郡厝置皆百年計不區區了  
目前父老猶能一一道惜也未期以憂去役附紱三  
年晉當大治又使當盤錯仔危疑可窮局變衆謂無  
可奈何時公必有一籌在緩急乃年未五十而付經  
濟於衡門猶潛也夫

明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傳

公名棟字尚隆別號吉軒先世黎城人數傳而從善

有遷鄴之涉因家焉王父大良有隱德子仁以孝顯  
祠其鄉是生紹則公父也號拙菴後以公貴贈監察  
御史拙菴嘗令井邑稱循吏詳在邑乘中子泗長及  
叔季俱繇文學翩翩競爽而公實左右之公居仲生  
嘉靖壬辰少而岐嶷儼儼而大志既就塾偶句應聲  
斷薪多奇稍長補邑庠弟子員試輒領諸士性至孝  
拙菴公故多疾侍湯藥惟謹至中夜顛天請以身代  
者再辛酉與子同薦於鄉明年拙菴公以經喪毀幾  
絕公好古文辭數上春官不第唱然曰文奇數固奇  
也予詭而侯獨知難謂命矣後稍稍就繩尺又與余



同登進士第時隆慶辛未也釋褐令晉之陽城政用  
竟和然於大惑亡少貧嘗曰養禾者去莠於莠非不  
仁仁禾不急其於是法諸豪斷者修黠者作奸敗類  
者若而人邑大治民歌神明至呼爲包待制迄于今  
尸祝之明年入覲舉循良高等 賜金賜宴於禮部  
皆異數云徵拜御史則慨然曰三尺法人主所持以  
一海內吾業爲執法使奈何以法市權貴始視郡城  
南廉諸不法按之 邑者歛手無何巡饒兩浙浙鹽  
故多隱蠹弊竇百出公悉釐剔之歲省無名金錢數  
萬罷一切幸權蠲通課二十萬有奇疏饒政數款大

都節浮杜濫優寵通商皆前人所未及 制可遂著  
爲令公以耿介不悅于江陵有父喪當奔計臺臣議  
雷公曰相公當以孝先百僚奈何以不孝媚之疏具  
不著各尋按畿輔命下大端焉保致幣甚張公却之  
保怒遂絕公公亦絕保于是內外相交嗾公然公行  
完備無隙卒不能加害公行部務以恬澹風守令嚴  
戒毋交迎毋供具有不率輒移檄引咎曰御史有遺  
行與胡不能信諸君子長吏媿且服悉如約蓋司化  
之道路以寧三輔通衢多荏苒符警捕之急則疑散而  
有司者率連坐公曰盜一耳而捕者幾匿者幾疑似



林蔓者幾夫以十無辜易一捕盜是以盜令也請文  
致者數百人立出之盜遂息特有司請均田公疏曰  
夫料民出以釐弊良是苟不得人徒益弊耳臣部扶  
風未有以不均見告者安事騁騷諸郡爲萬一不肖  
吏增僞畝益實稅以博能聲弊愈益甚請罷均于是  
止清諸部淤沙田千餘頃奏詔之流民感泣復業者  
萬家辛巳以王太孺人艱歸闔門謝客足不入郡邑  
甲申復除浙江道會 天子以寺人爲親軍操禁內  
諫者盈庭率坐滿公婉數百言以疏 上納之已復  
按淮揚水決蔣家口沿河郡邑漂溺近萬家公仰天

祝且拜曰臣不法願受顯戮奈何魚豢子言畢水  
退尺許見者以爲誠應下令各長吏賑恤仍括郡國  
諸贖鍰爲災民代完今年之租所全活甚衆觀河因  
自潘司寇治河狀云李訓總河務陳宗後一人今以  
別名事爲言者所額至制籍能界大惠者懼矣 天  
子聽其言後起李訓復其官仍總河則公力也丙戌  
擢大理右丞晉左明年晉三卿公故精名法獄無鉅  
細必參伍劑量若持衡然不爽錙銖李督撫材以許  
功坐死公上疏言材之罪不至加誅材之品足以薄  
罪 上竟薄之公雅習數家戊子九月公召諸子命



之曰自而公起家陽城入爲天子持法使自惟負  
國厚恩獨斤斤奉三尺未嘗以意紕一吏亦未嘗以  
意罪一人庶幾無負此心耳小子志之言畢溢然勃  
化其神識先定如此公惟儉居恒一瓢自隨篋中圖  
書數卷家計泊如也享年五十有七有丈夫子四人  
諱具王太史狀宋太宰誌中司寇氏口語云亦有  
源本有本信然哉李自拙菴公而上世以孝行著聲  
而其緒餘乃在經術公之中夜露禱益所從來矣當  
權幸時令少委蛇可亟得志顧所堅壯村者有重于華  
廳在也公出入法臺二十一年蕭然囊空身終之日諸

子僅不至饑寒緩急或稱貸立身而名揚可謂孝子  
所至蒼生受福可謂仁人不封殖其身可謂廉吏磊  
落無微賧行可謂偉人乃事業竟若斯乎吾不爲公  
悲爲世道悲矣爰傳事備太史氏採焉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龍泉楊公傳

呂氏碑曰璞爲玉玉爲瑚璉琢瑚璉以雲雷木爲材  
材爲榱桷節榱桷以山藻豈不盡美初道工也初道  
真蓋虞誠有惡君子曰徵仕翁云翁體質修偉亭亭  
里社中而襟期軒爽曠乎八埏十際無爾我畛畦口  
不出迂人語人亦不疑其迂人有迂翁者翁覺之不言



所迂曰彼勞而罔獲所喪多矣安用耻之世味鮮穠  
攫臂疾足者成市翁蹇步不投一跡有爭翁所宜有  
者翁予之觀者不能平翁曰是區區者何可相拂且  
等之失失於得彼得其失吾未嘗無得也一日行於  
道獲遺金金有封識翁藏而待之數日遺者至翁曰  
爾失金何日識者何人多寡輕重何若出其金辨之  
如遺者言歸遺者遺者曰翁賜也願以其半壽翁翁  
笑曰辭全金而取其半利者不爲又以汚吾心義者  
不爲且君獲故有予棄故無又何德焉弗應翁好施  
至忘其歲計古者里鄰不傳物謂相通也有假器於

翁者輒應數求輒數應他日以其所無求所求者所  
求者辭弗應他日又求翁翁復應左右曰是棄施也  
翁曰報若與若何異恤無惠寡有之道當如是耳性  
慈祥喜生物見蛇蠍或蠕動者當足盡置之活所友  
鹿狎鷗訪如也親知有過若在其身每盡言不改再  
四盡言改乃已俠邪兒及爭詬者率憚翁辟弗敢見  
後稍稍化之人有以樂善頌翁者翁曰我安知善固  
予心若是吾了吾心耳翁以韋布拜封勅官中省  
稱貴近矣自視蔑如也如未有官舊遊有改容敬翁  
者翁戲曰諸君見楊布之變其衣耶侏儒日百狀而



暮猶故吾真耶幻耶而子惑焉乃相與交歡由由如  
他日公之卒也其子中書君誌其墓曰先君諱棟字  
國柱別號龍泉上世居虞城之南洪武初有祖和慶  
者徙居城西之臨便村家焉和慶生四四生溫溫生  
景鐸景鐸生文政先君父也配陶氏以嘉靖元年正  
月二日生先君萬曆十一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十  
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卒配王氏處士越女生子男四  
孤爲長舉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娶范氏次東  
白娶尹氏次東光生員娶劉氏次東曙娶劉氏女二  
一適范來恭一適張一德孫女四孤出者一許呂知

畏一始週歲白出者適韓章美光出者許李爲龍卜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葬蔡家寺前距祖營二里許不  
肖孤東明謹誌中書君孝子不欲以世俗愛其親耳  
余表姊氏適虞城朱君仁仁翁之髫年友也習知翁  
嘗語余如此余懷初道而未見其人乃傳翁用以訓  
世之機械者 贊曰人亦有言師心者衆師經者聖  
是鑿梁引河而見水於渠也六經者載心者也心以  
天動是經所從來而聖之本始始喪而緣經以求心  
辟之補敝雖工非完器矣君子以身爲經則誦讀皆  
我不然他僊子豈皆賢於樵牧人哉徵仕翁未嘗學



問而言動往往見天則其本始未滴者乎或曰邠人  
樸巷人文都會之人巧偽虞於宋爲邠邑亦天全者  
之助與抑善桂不以地而幸也中書君肖之

亢木陽傳 代冢宰王疎菴作

余少時聞古昔人物知有宋大夫亢軫者賢後見石  
晉年斷碑則軫平陽人也竊以爲軫後必有達人乃  
今以吏治聞者兗州公昇以隱德聞者贈編修公逢  
霽初逢霽商於闕而元配贈孺人賀氏卒鄭大孺人  
繼焉生思謙水陽公也蓋生而有雲幢擁送之夢云  
嘉靖甲午公舉於鄉書第一丁未對公車賜出身第

一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公誠直不事後節編  
修館職也忌才而公才中侍多貴豪不樂禮檢

上簡公教之忌嚴而公嚴胥不悅丙辰以公督學河  
南則是也自庚戌來文體靡麗士率剽勦相雄  
長塞其性靈公一切下之拔譚理根心者實高等豫  
人士幡然務本實自公始戊午參知藩政守河南路  
伊庶人驕甚請八萬金治離宮 詔許之司計者不  
損額第令知賦公曰河洛無歲數十萬戶嗷嗷欲去  
家而又奪之食以汰王心非 主上意請御史言御  
史奏請之永寧之令簿不相能令誣簿以帷簿事御



史逮簿窮治之公知無罪曰位則令尊理則簿直且  
牀第賤微非臺察所宜按卒釋簿往直指行部則廉  
所部諸不法以徇百姓輕者得編管然往往與奸爲  
市大猾幸脫又以其事中善良直指某以所廉者移  
公公按之縱無左驗者十七或曰非直指意公曰直  
指謂實不以屬我矣屬我懼誣而又附成之寃無辜  
失予心以遂直指過是二不可言者魏服虔申歲大  
侵詔發河南粟公知賑之病民也儼所司云無惠  
奸無甚貧無益富無藉度曹胥史手往年大發度曹  
胥史與富人陰又里正一身當十八轉相冒以自豐

也枵腹者臥縣門旬月鱗次常不及及矣費五而得  
一保者又攘所得之半甚者不見一稊是不能引手  
溝中而又速且夕者之命也諸知是母赦守令如約  
是歲也民無道燧尋遷陝西按察使耀有某姓以貴  
雄於州梅甲甲志仰藥死某懼誣乙坐之惡某者又  
謂其鳩甲也兩失情公廉得之乙出乙而當某威殺  
法君子謂公明恕夫某也他惡不容死而以甲殺之  
甚矣壬戌六計天下吏渭南令少年也左右鬪利而  
令受名太宰以問司藩曰當罷公曰是叢而以神假  
人者也未變其守罷之不已甚乎得不罷是年陞山



東方布政使攝司政司王金權衡低昂間歲羨可鉅萬率謂羨也非額莫稽所用公曰羨安從出令人者自持衡衡平爲署封則出以所署與之無錙銖羨故事宗室祿入歲四給親府特給郡而下類給焉各予其宗長宗長質貧者券則倍奪之不則牟其十一黠儂者陽交而陰持有司一給輒得歲公曰政如張弓然俾有笑嘆將焉用法令頭會而雨予之不均者以告卒無告者皆額手頌曰公倍賜我公倍賜我中貴人自建業來道濟而盜晝掠焉謂封人曰出而疆喪予金乘傳者猶爾法吏何爲有司懼下亟捕之令捕

者類逮善良無慮百家事 聞下藩臬議公曰是奚盜不有罪之求藉無辜而魚肉之加盜一等矣按捕者罪舍所捕者四境帖然明年陞四川左布政使成都存米十萬斛露積覆茅生菌庾人不卽內公偶至米所問運者爾來幾何時矣曰兩閱月矣問庾人是糶耶泄耶數不盈耶淹久之謂何庾人頓首謝蓋旬日而運者得還牒焉嗟乎吏恣爲奸恃無誰何者藉令監司勤民隱於不經意事突一問其誰敢不嚴惜哉大吏之以親細漁職文其情俾顛天者之聲四徹而不止聞也若公者於尊奚損甲子冬三殿災傷詔



計外察不職者應變臺察以飛語拾公竟還政當是  
時公年五十矣備老成者往往慰公公復謝曰謙速  
矣自躬而以天災罷爲名已榮敢辱吾子之惠弔家  
居治圃蒔花倚林咏嘯有問勞者相與竟日語卽市  
里人不厭或寄意詩酒陶然樂也惟不語時政或問  
之曰廊廟之事謀諸軒冕非野老所與聞也邑長郡  
大夫之庭非大禮非公集不往卽有言言關郡邑者  
身若家及所親事未嘗以一刺通謁至與人由由若  
布衣人亦忘公之貴也則有所難云公家世子姓詳  
張柱國誌中乃傳則傳其大者太宰氏曰人亦有言

應仕不如全名厚獲不如廣德公今名廣德庶幾哉  
無媿矣而家不稱方岳位不究初分其所以謀仕與  
獲者疎與抑其中有不常也以公所持挾與其地與  
才亡庸蹊徑進令少自取慎不至解館職卽去不至  
不召還也惜哉古落跡可負士每恨數去可至斃情林  
官居室而公以行省大臣終遇矣

永城縣胡錦屏傳

永城有慷慨剛直士曰胡錦屏著名格誠字中孚初  
號桐溪母嘉魚縣主內鄉王女也王選在壻得錦屏  
之父金以嘉靖壬辰八月十日生錦屏於大梁錦屏



少與大梁諸生及宗藩戚里中之節槩任達者遊故  
其襟度曠逸蕭遠爽脫豪雄士首勢利而糠粃塵囂  
世之猥鄙者乘澤者以貴自雄者貴而侏者行無賴  
而負不義於鄉曲者皆白眼視之與同群則望望然  
去日若等汙人間世我見輒欲嘔安可令人人阿堵  
中耶弱冠入邑庠卽翹楚士林中嘉靖丁巳家君有  
永城出余往省之識錦屏於李內翰孺野家孺野名  
長知丙戌進士今侍御檇已且進士今刑部主政督  
之父也永城稱好友則言胡李兩君皆一世人豪平  
生歡款甚兩君與余傾蓋也亦歡款若平生孺野爲

余下榻而錦屏於余抵足眠者彌月道義切儆情好  
縹緲山然三姓同胞云辛酉余與錦屏同舉於鄉而  
吾郡得士十有三人故事謁兵憲於陳州是時大司  
馬張嶠嶽能亂左遷陳州倅署篆焉兵憲尊而嶠嶽  
先達名士皆置酒禮諸生凡有問諸生皆靡席茗折  
唯唯無一語錦屏獨侃侃應對如懸河至談興益事  
尤切中兩公皆動色說之曰鑿鑿哉斯語我未之前  
聞也明日下所部議部皆心服如兩公錦屏明練  
世務茲特露一斑云永城自國初來無進士錦屏笑  
曰天生胡嗣溪破此天荒耳乃作種桃者說竟登隆



慶成辰羅宗伯萬化榜進士授常州府推官讞決明  
允惟法無當者不以一毫阿上官海剛峯瑞巡撫應  
天以儉賈率屬公移用連七軍封諸司惟命錦屏用  
連西統封海公怒曰奈何格吾令對曰明公德令也  
宣示何敢格惟是推官職司刑名爰書多重辭又無  
印鈔恐露墨跡以啟奸僞公是之當是時惟錦屏異  
封一時服其勁直張直指問明按二吳直先訟後訟  
者卽直莫之直也詞下錦屏錦屏惟曲直是視有先  
訟者不情錦屏筆之二十坐誣先訟者懇曰胡某謂  
小人驀筆之六十直指怒駁之責錦屏對狀錦屏召

其人復筆二十對曰是人也辭不讐欺推官責二十  
彼慙倍廷也今如數補之矣罪如初直指奪於理竟  
依擬而健訟之風自是亦稍稍衰焉考最績當拜諫  
垣以國民子例不京除陞安慶府同知丁儀賔公憂  
服闋補西安西安劇同知職邊儲又劇兩院以其才  
也交委之勢不得兩先錦屏寧兩院如在常州時由  
是交得罪交劾之曰同知慢無禮於司監當罷當寧  
者知錦屏得左遷已卯冬候補銓曹余爲銓曹耶錦  
屏來余私寓因門者以通執履屐狀長跪報謁余託  
之曰兄奈何作此態錦屏大笑而起曰外吏見銓曹



去儀禮文集  
自有故事十年際陽吾試女有世味否乃猶然議故  
人不俗不俗因造膝談事抵掌如他日即躡足附耳  
語皆揚眉吐氣發之時錦屏年四十九矣鬚鬢蕭然  
無一莖青蒼色有獻烏鬚方者笑曰老子平日不作  
矯僞事使片我者以貌與年耶猶尙幸霍州守高島  
辛酉博鄉舉也人覲病瘦瘦染疾也人忌之高來自  
官從者皆吏卒僮僕病不能命也從者亦不用命錦  
屏登牀執其手口格賦在此兒無慮召從者數其慢  
者焉高感卽泣開篋中物對高檢閱一一籍記之乃  
延名醫檢方藥日夜扶掖調護無頃刻離蓋同起臥

者九日而高卒錦屏身爲喪主三衣衾歛含棺木極其  
周厚曰送終千古大事也無令其家有悔心既而高  
氏子至慟哭曰傷哉吾父客死誰收女矣旣敢窺視  
之又慟哭幾死曰孤不孝亡父無祿天不俾相永訣  
萬死奚贖亡父難言心事伯父以身托之孤子欲盡  
心力伯父以身代之羈羈何在無能名伯父德令不  
孝孤世世叩恩以頭捨地又慟哭幾死錦屏亦相與  
慟哭皆失聲乃持篋藏及喪費兩藉呼諸從者前指  
點明悉而付其子焉又謂其子曰二十里扶柩客路  
恐難汝不識一人奈何乃自署名爲賻狀告同鄉之



在邸中者其辭有曰一束旅櫬有底冷灶寒燈千里  
孤兒那不眠苦歎窮讀者酸鼻得賻數十金又引故  
官例上狀銀臺例不得如請當事者義錦屏乃給長  
夫昇輿歸焉時有誦錦屏義者錦屏曰長者爲行不  
使人知且吾義不如原已先奚足多哉調濱州判官  
署長清縣事在郡邑皆有能聲歲餘陞任丘令任丘  
孔道也相沿夫馬視前送旌旗鼓吹驛通告疲錦屏  
至夫馬視勸令此外一大匹馬不加焉于宗伯穀峯  
時爲宮坊錦屏同年也旌坊家過任丘幾不能行宮坊  
笑曰寧困頓我無令賢而久法自我壞三輔御史常取

所部名馬送都中知厚者乃乘之差滿不更馬商直指  
爲正視學北畿曾以任丘馬送少傅王公對南對南  
時爲宮詹商行錦屏掣其馬以歸商不悅任丘河間  
屬邑也商爲河間燕太守好爵曰爲我語任丘一馬  
耳使我無顏於座上主人燕以告錦屏不從曰一馬  
一僕歲費民間五十金今八差察院歲取任丘八馬  
饋所知代矣而馬不還繼者復取十年後任丘無馬  
矣宮詹我同年也已不能惠人與而復奪之此豈人  
情徇吾私以靡民財有死不爲也對南聞而高之曰  
直哉令任丘有民矣鹽直指督謀急商鹽告滯罪任



丘曰國民兩重商不之任丘矣如國課何逮其吏重  
笞之錦屏曰鹽一也官價倍私私土產也禁不得食  
而強派以商商獨赤子乎願解綬去直指好語慰留  
之尋以不職論罷冢宰曰此強項令也終不容於要  
路譴闕散而錦屏亦自是懸車矣若鄉爲人作美不  
平者就質盈門有陳太丘風惇友誼恤惇獨故友王  
文學可任名士也死之日父八十餘矣子在孩提其  
妻日夜泣曰天乎何以爲生錦屏往哭之旣謂其妻  
曰嫂氏無苦一切事悉以見托乃與孺野經紀其家  
籍其歲入而節縮之數年家益以饒又爲其孤問婦

於丹陽張氏張富翁也不許錦屏曰王以子吾子之  
若與我爲婚又何辱焉乃許之六禮皆兩兒終始人  
謂王君不死云錦屏性脫畧耻細謹便敏活潑所至  
無戚容無拘態陶然嬉然神遊無懷之世而志在義  
黃之上機警多才大而兵食河漕小而琴書刻畫詩  
文賦諷詞曲蹴奕無不精能官人者用其所長得一  
當焉必能建卓犖偉績成跡弛奇功而困以簿書束  
之文法強其所不欲以就俗調辟之駕騏驥於鹽車  
淹鯢鯨於涸轍其不躑躅憤懣而死者幾希錦屏行  
實見尹別駕來師所爲狀乃入政以來表表在士紳



口吻者狀多未之悉也余撫所聞爲傳亦不采心隱侯能悉者采心之

朱德輿傳

朱德輿者歙人也名敦敬號杏川其先朱革系姑蘇唐廣明初授馬步都總管有戰功陞宣歙觀察使遷休寧歷九世又自休寧遷歙之小溪君父克守翁豪邁業士弗竟晚乃棄就商然重信義惟與時低昂操其贏而已人咸以士商稱之有四男德輿最少性敏給慈惠喜任俠濟人利物畀視娥趨非其好也年十四從經師游值遺金於道守以待遺者薄暮一老人

來驗所失不爽還之老人謝弗受一時里黨謂君童年好義若此何利能相染耶越二載母病君禱於太和道由確山遇繫逮者爲解橐中金脫其阨邑長吏媿之更爲寬恤所居被德所過見思至目之爲恩相公云君父產稱饒諸子長匿細軟物堅不發父不平將死遺君書令之訟君捧書涕泣曰父在忘言父沒藉口弟道謂何書中利一無以問食貧茹苦徧讀諸禁方中夜不輟嘗曰吾不能如扁鵲受異人術顧神農黃帝岐伯仲景諸家言具在第精意求之庶幾心思通極性命氣血流貫陰陽濟世活人滿吾始願欠



之業乃精試術術良驗君性喜施不言利來者厭矣  
君無厭初在九沙痘甚行君不問報施惟疾是視即  
貴重藥石無所愛携囊罄竭衆僮有怨言君笑曰醫  
能用得藥籠中空何患室中無物去九沙日居民數  
百家率擔負相遺須臾滿戶庭矣視其貧者却不受  
卒感泣稽首去及之湖陰之留都之燕京治效視九  
沙而聲名愈益起遨遊公卿間皆客遇之以名醫選  
補太醫院官稱貴矣委巷小民疾招致無弗往晦夜  
雨雪若兀若勞倦亦無弗往曰我寄命人人以命寄  
我若之何弗應君倣儻急人之難甚於身家而大義

自持凜不可奪乃孝友則天性也析產時事既無所  
得父所負通千金又俾君償之君嘗田宅以償並人  
重君者多還券君後以醫饒而諸兒者願貧君復請  
同居長兄遺幼子而亡繼母妒君子視之授以醫醫  
在淮南今著名從父貧老而獨君衣食之者十年堂  
弟孤幼有吳氏者負婚約君爲置於地竟得婚堂兄  
在學師館吳氏兄弟訟請復館師遂爲訟君曰吾兄  
乃盜耶指資救之竟乃白雙一人皆孀婦貴而以其  
之嫂挾長數窘君君不與校其情倫重義至此醫外  
譽功又非醫家所可及友人汪姓者無子去疾君診



之曰卒也嘗男其妻如險道人市救胎藥誤謂君君  
以養胎藥之驗曰妾無恙妻問故君謂其人口曰願得  
金物者必樂胎化爲水矣須臾持金銀一版至君賡之  
仍直前謝謂其人口曰若翁無嗣奈何絕之請語爾主  
母備殺胎吾以金銀實其罪妻懼風夜保持爾謹得  
養男夫醫其妻而感之妻語之故夫驚言曰君是哉  
借其父來謝君君還銀人笑一笑云有責難者屢厥  
君診之曰就食藏也與苦練丸有頃下一重尺許遂  
生謝以雞君憐其貧却之是年冬渡江之無恙歸風急  
君見一亡友岸上搖之急登岸舟尋覆惟君得免亡

友者貧君嘗醫之而不受謝者也時大雪薄暮四壁  
無所之遇一人止宿情甚篤問之乃賣雞人也君輕  
財不責報復報額不多云庚辰冬渡江之繁昌見一  
舟覆湖中舟救者君出囊金不足又抽髮中簪予舟  
子舟子沒而救之活其主僕七人甲申歲比鄰貧外  
郎高君病且劇而貧君醫之七閱月且助以米庚賈  
數金無一錢以謝爲作傳謝之乙酉歲君寓於壽寺  
主僧意所有而盜之君自狀於官官窮治而所盜之  
物無矣君哀其窮爲告免而去人服君帶量丁亥歲  
君南歸過江都董典史故人也稱貧君積囊金之云石



反而無定死矣與史蜀人妻子扶柩無歸計君焚券  
且為文祭之也今交君之誼也時與史二十金護其  
喪以歸已丑歲君由蜀道楚泊黃鵠樓下江邊僵死  
數人皆凍餓死若命僕買棺葬之嗟嗟君醫士耶呂  
亦謂曰余見善病每延德輿醫輒不病試以他疾皆  
能醫重之以為國手聞聞其談處談後談播事皆斤  
斤有石畫畫且奇設其言用未必無裨惜其經濟長  
壽為醫者所擯也孰謂塊璋事功必世所稱負塊璋之  
望者樹之耶傳中事皆 德輿為余言余樂道人善  
不害在身又取其足為世勸也乃次若語為傳德輿

又言其婦江氏者賢不妒先是江無子妾有子如其  
子今皆有子相視如一人子此協氣也鍾祥必大所  
願德輿終始令德當不獨有子云

誄辭類

于文定公誄辭

萬曆丁未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東阿毅由于公薨於位所部以聞  
上震悼遣宗伯楊公先祭凡九壇遣中官頒賜金五百  
欵示紉西稱襪米五十碩沉檀香炷柴炭瀝燭視常  
例有加 天子若曰惟茲協輔是朕師臣參贊密勿



憲定邦家倚毗方殷遽捐朝席其贈太子太保廢一  
子中書舍人謚文定仍遣刑部郎中金君繼震扃柩  
太僕寺臣劉君際炎造窆窆視之公以明年二月二  
日丹旌東指去國登舟當是時朝紳祖奠堂署皆誰  
老稚追隨市廛盡罷無知不知莫不掩泣於是在告  
刑部左侍郎呂坤乃為辭而誄之 辭曰岱宗萃律  
青於穀城滄浪之秀文承是鍾于定國後有平涼公  
菴羅摩果於夢中見靈生文定寔符厥兆亂年罔極  
天樞其孝成童敏慧心天下文章題名金闕時之玉堂  
趙文肅公寔惟館師課以相業不獨文詞公於是時

精心孔子孟天下國家身心性命 莊皇大行公為前  
筆鳳翰龍章珍之石室 今上龍飛公注起居封桐  
折柳言動必書劉御史臺忤旨廷杖親故畏足公獨  
省節經遠日講誠孚於言欽欽晉徵沃十有四年惟時  
聖主膺靈德勤政躬承四祀憂勞萬幾會典畢更昭代  
貽世公實成之以典以謨江陵不天 上欲奪情諫  
者編成公櫻其鋒忠告者心剛大者氣一 帝君于服  
公之義已江陵敗沒產於籍言也矣乎今亦下石公  
於籍者勸無深文一時君子服公之仁 帝命論才  
南國豈苦籠中參冬天下桃李既言秋宗直清惟貞



風議賦無語和神人 天家千億荷苦獎例公於名  
 封權不藉吏秦藩文請 帝曰從之公執不可奪俸  
 公謝時弘石城社數以私于極知場龜公不從焉典禮  
 十六年臣心如木焉焉錚錚百折不悔忽意專歸歸疏  
 屢乞乞無疏溫溫公介如石 上允所請賜衣賜金兩  
 遣中使存注殷勤彼都人士僚屬若長領國望塵若  
 先宗仰公之歸也四十有七 經綸餘緒抒之載籍未  
 代詞章釘飯牛蛇富則蘭草艷則露花公起八代還  
 請二墳鳴鑄大雅振鐸斯文其為樂府初夏松栢秀  
 勁風骨蒼蒼情色澤其為聲律仙子鳴瑞蕭遠清越鏘

落瓊瑛其為文章水與風行淵然道德溢於神霄其  
 在林屋端眉靜默賢聖王賓古今几席瞻茲同氣友  
 愛懸懸寧寧儉于我于彼則豈與鄰人處折節怡顏不  
 知有我交知有官其其德者成蹟善長陳元化孝何  
 與仇香香人入之難難有非而後我無德心友何感云豈  
 古志歸南無心數數為爾友止此中德德德德德下黃麻蓬  
 鼓鼓鼓鼓鼓鼓中大人則官職議於夏龍 帝曰女  
 靈靈靈靈靈靈乃與使使使使使在道謝絕逢迎民無  
 詩詩詩詩詩詩從以雲九有為為不慈遠少歸歸歸  
 歸歸歸歸歸歸天不辭宋胡在明世大辭宋耶吾人感齊



惟其在念遺夫在筆今之尸諫古之遺直天怒孔設  
蓋告諸新仍陰陽所及定維必告微俾公燮理可滅極槍  
五兵壽異九關反側且憂脫市安問憂章俾公燮理  
可版窮北官空上慮度私無蒸蒸藏蘭絲日一巫萬姓捨  
俾公燮理可版平康萬事墮地百度拓落積接難踴  
義壽窮竟俾公燮理禮壽震震濯世情險論異語喧歷  
家賢人聖訓則者誰能公土而國是彼歸嗚呼哀哉  
公之經濟太平餘事也生有濟亦齊志心宮府咫尺  
勇良萬里無計感乎翅云起喜志臣憂國沒亦未寧  
天有日月賢子下生六黎非短九命非卑朝野方聞

六合為彌安用長年抱此百羅系酒一履走獨一束  
告此詠文毅山之驚匪以哭公心局世道哭嗚呼哀哉

墓表類

勅封文林郎寧陵縣知縣李永樓詩公墓表

陰陽萬物載是弘賜寶活雀一命知誰以賜世二公蔡伯  
晴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呂氏坤甲日不然寶九歲耳  
非有積功累仁黃雀微物耳豈能此要天之大惠以請  
私德益仁莫大於慈悲心莫真於童子之心一念慮  
君帝登其真不積積累而無黃雀弘賜無所吝請益上  
帝之益言黃雀特因之以洩其秘耳而博濟弘施真



仁實惠有大於活者者天能默默已乎三原薛東樓  
者陰隱人也爽則快洪與人無城府而濟人利物一  
念尤極濃至益壽此終身焉浮圖公五子公居仲壽  
時有黃冠神姓者亡其資斧卽捐數金助之性敏達  
顧不難爲士紳而長於治生父命之董家政不以米  
粟計而家日以饒粟累鉅萬賑賑大以善其家  
又置產積以殖其身飽暖之外不使長餘嘗曰天生  
富人爲貧民也不貧之恤而聚其生死之資以壯其  
驕奢淫佚之性恣其耳目屢足之欲積累叢孽是人  
也不可以終其身矧曰世世萬曆丙戌丁亥間秦饑

三原之以以翁爲外府親族則與之歲費里人則計  
口授糧有藝習者或給之資本使自爲計有以田  
者公曰有田則一歲饑無田則歲歲饑矣醫者急減  
直之半翁曰吾不計直計女一生耳寧厚周之勿致  
流移其人感泣而去至今猶爲里人守其田廬念翁  
不置慶陽安化真寧間流民載道翁哀之曰瘠羸若  
是誰憐而生之也將安止吾何忍粟爲紅腐而人轉  
溝壑乎乃以麥和豆穀爲麪以兩缸貯門外過者人  
一升曰爲常盡則繼之樹皮蔓菁人莫敢取翁曰吾  
尚不須此乃號召流民取之數頃須臾而盡又詠茅



爲室舍無家者明年歲可耕貧者無種翁捐穀豆濟  
之借者不責券不被親疎秋熟有不償者無問也當  
是時流民恃翁如歸邑人視翁如父母關以西得不  
下瞻而東者翁留之也昔人云救荒無奇策邑無  
善人故享夫一邑之人自足相活糠粃自存無事仰  
給者十五待人而活者十四力能活人者十一有司  
於不穀之年審民簿爲二等拜於公堂量其物力而  
分給之禁其劫掠而嚴治之使最餘者贍最不足者  
但不至死約以三歲償其施有司保任不償者爲之  
催科不索償者酌其旌獎有如翁者十數家而邑無

凶年矣世俗貿易錢銀多雜銅鉛翁獨用純金曰不  
怕隨俗壞我心術且壞物直非天理也買田任自言  
直或侈之翁不校曰彼失永利而我得之奈何又校  
多寡耶如其直與之不以貨物人胥感之無僞值者  
取諸市不擇美惡口擔頭小活計所負荷者悉欲售  
之吾取其美則惡者必賤將安售量衡校勘如式無  
分毫增減出入以之爭多寡短長者率取平焉無言  
而去伯氏歿無嗣取翁之子大才嗣焉翁曰爲人後  
者辭其產是短也獨有其產是利也乃復以季之仲  
子並繼焉里人土西字者少貧翁每有鬻貸後宰華



予這使邀翁至其任入境聞其廉曰是尚可彌也與  
之贈曰公爲廉吏贈故人多矣留此以養廉一無所  
受胡南原者以貴雄於里後食貧公問之衣食終其  
身卒之日葬從厚里中甚義之諸所贖貸者若干家  
久不能償原券悉付其人或曰醮於天而焚之不亦  
可乎翁曰我不求人知而求知於天耶陰德之謂何  
翁平生不談死友之過不言人中善曰人有過生時  
聞之尚及自辨身往矣當與譚之牀第之言人所樂  
道果寔耶何與於我在耶愈辨愈章至死不能自白  
此一者得罪於天陰譴必及有子孫者慎之君子以

爲名言龍阜之鄉會試也翁皆知其必捷曰吾不敢  
知天而知我我平生無惡行天其負我耶既而捷書  
果至及龍阜公知寧陵而迎養也手書廉律已正存  
心忠事上寬御下恭接物敬處事六言於書館尤兢  
兢於用刑曰人命至重無以鞭筆佐喜怒尊營視之  
故龍阜公在邑遵翁之教爰書一毫不苟節用愛民  
罔不加之意諸政不悉數惟是 福皇子之國所過  
由河動搖郡邑長報富民供役騷費無以爲生公獨  
曰無驚邑人我借動官銀計費而後照派 福王就  
洛陽邸月餘而邑人不知後以城基補之不動民一



錢公之才之守不可及而翁亦與有幹旋之力云翁以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生萬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七邑之人無遠邇親疎無不傷悼訃至寧陵我公一慟幾絕日夜長號弔者莫不掩泣哭公之哭而慕翁之爲人者咸爲流涕夫翁以慈悲真心布無量功德上帝鑒之當隆其報而壽不及者天殆養其福以貽後之人不使獨享之也洪範五福獨不及子孫蓋子孫昌大悠久壽莫大焉龍阜公以早年登進士而公子秀發岐穎不類常見震秉賜彪之福德天已默定矣不然楊寶之陰騰

延壽一二紀足矣天終不以此而易彼也翁孝友公直載在刑科喬都諫狀中不具悉余表其大者以詔來代以勸世之富而好義者翁上世二原之清河鄉人始祖爲眞生道都獲君獲君生睦五傳而生欽世有隱德欽正大逆旅有妖而不敢崇道拾遺金而不忍私至今以爲義士欽四子季仕正號浮岡翁父也平生積而能散好施予邑令表其閭曰盛世逸民則翁陰臨所從來矣翁名約字子博別號東樓以子貴封今官配王氏封孺人子五長卽龍阜公名大中庚戌進士娶蕭繼泰封贈俱孺人次大才出繼於伯氏



次大勛娶趙氏次娶賈氏次大謨娶王氏次大壯娶  
周氏女一適里九萬孫男二鳳中出熊謨出女六大  
中出者二一適申效禹一適趙有璧一字張忠靖勛  
出一謨出二壯出一俱幼擇以某 年 月 日葬  
翁於浮圖公新阡之右左通政黃公爲之誌余爲表  
而系之以贊贊日積陰功食陽報寔天之顯道養其  
福昌其後衍無疆之壽本之深原之洋自未茂流長  
稽性牒證昔賢如持左券然燈續膏火續薪是在後  
之人

勅封承德郎刑部清吏司主事禹川王公墓表

禹川公名納諫字養正 詩曆辛丑以季子信甫貴封  
刑部主事公少業儒學以不卒業母孀不與門外事  
四弟幼伏瓶一切費皆法何辦於公公身爲家督且夜  
作勞事母祈祈如也起早飲食先其意不待辭色母  
亦無謂之不以辭色示也成後勿勤後稍稍饒衣食  
然家指日益家法不得一阿乃析其請出宅器其盡見  
弟欲兄弟壽公曰我能言而無憂公之長子習古善治  
生竟以商言信甫少習儒學秀拔不類凡兒試童子有  
譽望中愛之公與所美知者約婚既成言矣有顯者  
欲妻以女啖之厚利公謝曰兒無緣爲大人培業矣



蘇矣吾不冠婦人冠能貳吾言乎顯者德服善信成  
子信肅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忠德令省公公曰  
養至吾甚喜已而其體所謂顯揚者名之謂也苟貴  
楚無敗名名者仕人之善物也爾慎之且日謂子在  
爲壽乃泣下數行曰傷哉吾父安得見今日四座常  
然已信肅奉命以行二年癸最封公如其官公服以  
拜命尋緩步之出聞管如他日不通請有司有司謂  
亦弗爲通有訟者其自命來直公弗納曰知並有理  
公庭有法肅不可買也且吾不以金錢受雇子其行  
乎公微時有田主言吏者有訟其田公詰之擬公又弗納

公既貴乃牽羊請罪焉公笑而遣之竟弗報矣口已饑  
有司不減賦督逋曰嚴稅族不能輸者公代之輸乙  
未信肅陞戶部主事尋丁郭安人憂服闋補刑部公  
喜曰我每欲活人恨無術但見司生殺可藉以活人矣  
平恕兩字汝謹持之明年一舉恩封刑部主事又明年  
年信肅恤刑江北多所平一反成公志也尋陞湖廣司  
真辨郎於是公年八十餘矣健飯色笑如平生信肅  
以公老不欲行公遲回忽一夜驚呼信肅曰見行無念  
我我夢奇兒當有重負荷也信肅至京會歎書事起  
辭連楚人獄三歲莫引多無驗法司相顧或至不敢執信



謂曰言曰法有以情真訟未育以指誣坐者某某無  
罪負外郎當司不敢首自夙獄竟弗成是日信南陔郎  
中又五日知常州府迴家公喜曰是舉也安置嶺  
表其之猶以二千石典別郡當事者不爲薄矣見勉  
篤信南至常州以公所飛論者治之常人喜丙午秋  
公病五日而卒是爲七月十四日也距其生歲正德  
辛巳九月二十一日壽八十六公性樸直新美郎  
口即心生不作鼓廳事深懷憂憂渾然前輩風骨嗟  
哉斯人今亡矣夫公之元洪洞人有名善者遊學於  
馬家焉永樂癸未舉於鄉終平陽別駕平陽人爲立

嗣生淳淳生鑑鑑生琦琦生懷義爲引禮官在歸洛家  
敢善居閩喜倡義有古任俠風娶許氏生公蓋世德  
所從來矣公娶於郭封孺人贈安人焦太史有誌不  
具述于七人曰習古禮部儒士娶陳氏憲古娶劉氏  
誦古武生娶和氏繼朱氏酌古國子生娶楊氏繼任  
氏蓮古郭信前娶朱氏封孺人贈安人繼袁氏封安  
人繼蓋氏期古武生娶宋氏遂古武生娶韓氏繼宋  
氏孫十三人曾孫九人侄孫二人強半二衣冠女一人  
孫女七人曾孫女四人俱婚各族詳在沈相國誌中  
請與盛哉天福善人如公信不齊矣考功大夫高邑



楚夢白余同年友也癸巳蔡廷臣淑憲分明黜斥不  
避親視言坐是落職茲狀公者夢白也余以是信公賢  
信而信之信萬仍曰曠庸草人顧愛余余忘年友之余  
貳司寇時多齟齬人人亦齟齬余也乃得告後信南  
在刑言亦不能與時俯仰當不平事勃勃辭色剛  
方之氣兀及自折訖訖不少挫人謂悍直余謂信南  
不特直為壽久矣寧有官二十一年始得常州哉不知  
其父視其子余以是信公賢故表其行實用昭來代  
云

明樂義喬公墓表

喬呂寧陵舊族也兩氏互為婚又世為婚故爾相耶  
者亦惟兩氏先君子嘗語余請喬皆軒爽勁直有古  
烈士風其立朝則有萬竹御史居鄉則有樂義兩人  
從兄弟也風尚雅相期又請喬中設著云御史寬蹟  
有崇宗伯鏡為志王司辰崇小慶為表既詳言之矣樂  
義以布衣不傳顯其行則有傳者所不也余表而  
傳之樂義名恭平生堅耐激發以義自雄見者愛其  
人相與稱之曰樂義樂義少負氣耻下人然無妒媚  
心第事事自奮嘗從人獵獵者以狗馬多獲樂義徒  
手追逐亦多獲從人漁漁人以夜寒去樂義獨不去



獨得魚諸在昔此類家用是饒樂不義少孤不識書  
言自恨我兩目矧矧而背也我胡爲若是後授散官  
例與八籍紳通籍學籍紳數年容止儀文論說皆籍紳  
也而曲尚士多學真通顧出樂義下服樂義初御史  
公有子鸞鸞死無後其弟亦一子不可以後御史取  
從兄之孫士賢後之御史歿士賢尋廢樂義獨不平  
有以千金爲壽者樂義笑曰御史謂不能後之也立  
上賢以我今以千金責信我負死者而棄其孤安用  
我爲叱其人不受會得甚其專者樂義對士賢不可  
廢狀甚悉後者卒立士賢且樂義樂不義由此名益起

嘉靖中歲饑公腹告匱不義輸粟數百石助之邑人  
多所全活令喜欲上其功爭樂義固辭曰某生爲宦門  
子復更錄者二十年得養財以有今日今以所養  
之餘佐公家周里社又以博名高恭祖之令愈益喜  
曰君有惠急名又得讓名名是倍輸粟也吾從君以  
成爾美樂義爲季子兩兄愈愈皆與財而蚤歿有孤  
曰庶曰璋樂義子視之俾有成是時晉氏四小宗並  
御史公起家進士諸皆出舍居不學樂義始爲塾師  
以師儒日夜督責之甚者鞭撻自是庶之子士章爲  
憲寧丞璋之子士登爲靈壁簿皆以貢樂義之子之元



光祿君永貞卒業國子監皆以學生寵為典濟尹以  
鄉貢進士完之子士訥賓之子士充士先士允士允  
靈之子士元孫進議皆在邑庠而歲薦者一人應食  
於學宮者二人進宅進論進經進給進遠皆駸駸有  
士望西宗弟子青衿半膠庠而樂義家為尤盛云樂  
義輕財不嫌舊親識賴之又持正嫉邪意所不然未  
嘗和人聲口呂子氏結繩前人顯樸無機智物我無  
恬不滯其天自右有字文而智巧始千百畦徑矣當義  
則首鼠謂前者有愚見便則集蟬謂後者鈍匿其意旨  
而漫語嘗人小與已拂則在國是以快其私且夜營

營自身家外無念焉斯誠樂義罪人哉樂義錚錚屹  
屹為一世豪賢顧少文自恨其所少者乃其所以得  
也吾因之思哀季云樂義娶史氏有賢聲左司馬胡  
公守中有志余不詳樂義卒之年是為嘉靖戊戌大  
水弗克志寵曰吾不及銘吾父於墓門又不使聞于  
來代沉淪先德為孝子羞乃以狀屬余謂余能知之  
也樂義多懿行不具述余述其要者三小訓焉

張處士樂山墓表

張貴重字尊爵魯山人也少讀書不成去為商商俗  
得貨致富其後不為商曰商市井人也惟利是競久



之損吾心又去爲布政司吏吏多伎倆惟屑屑計身  
家且其道尚圓而喜智張君顧謹厚學其術不得乃  
去而隱於農當是時出其貲可置田萬畝而張君不  
置也曰夫務廣地者非欲富乎地廣而二征隨之且  
勞且重吾貲吾藏吾地於藁蓐篋中富而逸蕩子以其  
富也誘之賭百計不能致口傷吾財細故即敗二隨  
之矣居鄉謹常終日下錢坐深入簡出一毫事不敢  
與閭隣里之貧者婚者喪者虛需而無以爲處者資  
君君未嘗不與也萬曆甲戌余與魯山賀君子願來  
京師應制舉賀君爲余道其人如此且曰張君子

女翁也其室人郭氏先君死君哭之甚曰吾賢妻而  
治吾不復有吾妻矣竟不娶君叔簡曰蓋善用老于  
者也夫老子實金而重施君能予老于自好而用恩  
薄若於婦人義以君之才於商於吏無所不可也而  
卒不爲商不爲吏擊夫世之人爭進喜張直欲在一  
世入簡步竟沒此生不知止而真利與名顧落一世  
人後皆張君之所笑者也余故表君以醒世云張號  
樂山生一子名行一女婿常樂道袁豐亨俱序生君  
卒於萬曆癸酉以正德辛巳生年五十有二其差爲  
今年八月某于支其地在邑之西南其祔以郭氏行



幼未能負薪父業今經紀其家有養子權也權幹而  
義張氏賴之

新刻居新吾文集卷之九終



